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爲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冰糖葫蘆》

二勇

□劉心武

那是去年春節前，村友三兒跟我說，村裡老秦家有一副二勇。我不信。那玩意兒能經歷半個世紀的世道滄桑，保留到如今？

所謂二勇，是一種布製傀儡。它上半截是兩個摔跤手面對面扯臂的形象，茁茁實實的，下半截呢，沒被耍弄時就是空空的一條肥褲子。半個世紀前，我還是個少年，隨父母從重慶來到北京，很快融入了新的民俗氛圍，在東廟（隆福寺）和西廟（護國寺）的廟會裡，都看到過民間藝人表演「二勇摔跤」，那表演的爺們自己穿一條跟傀儡的褲子一模一樣的丐襠褲，徹底地彎下腰，把自己的兩隻胳臂套進傀儡的褲子，把頭部隱藏起來，這樣，那二勇就成爲了兩個揪扯在一起的摔跤壯漢，表演者變換種種技巧，自己的雙腿和雙臂巧妙地移動、磕絆乃至踢出躲閃，使觀看者覺得就是有兩位勇士在專心地搏鬥，那傀儡的上半部雖然看上去就是假人，但是因爲下半部的靈活運動，不斷地顫抖擺動，也就以假亂眞，讓看客在眞眞假假的諧謔表演中獲得極大的樂趣。表演完了，藝人從傀儡的褲子裡褪出上半身來，一定是滿頭大汗，兩條粗壯的胳臂青筋暴起，在他轉着圈抱拳作揖的時候，會有一多半看客轉身離去，但也一定會有一些看客往擱放在地上的傀儡身上扔錢。我那時也就把媽媽給我的零花錢，拿出二百扔下去——我說的是舊幣，相當於現在的二分錢。現在的年輕人會啞然失笑吧？你那麼摳門！但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在廟會裡吃一碗炸丸子——過油的素丸子用滾水煮了撒上些椒鹽，撇一勺稀釋的芝麻醬，再撒上點香菜葉——很香啊，二百块錢一碗。

其實那種一人演出呈現兩人景象的傀儡戲，也不都是「二勇摔跤」。我後來還看到過幾種類似的表演，譬如「豬八戒揹媳婦」，再譬如「瞎子揹瘋」——那傀儡的上半截是一個瞎子揹着一個「瘋婆子」的造型，所謂「瘋婆子」，並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婦人，而是「瘋癱」（其實更正確寫法應該是「風癱」）即高位截癱的婦人，爲了表示其下肢癱瘓，還特意製作出了一雙別在丈夫腰後的萎縮得不成比例的壞腿。和「二勇摔跤」不同的是，「豬八戒揹媳婦」和「瞎子揹瘋」的表演者雖然也入套藏臉，但底下不是四條腿，多半用自己的腿腳表演丈夫的腿腳，而以自己的雙臂表演媳婦的雙臂。「揹瘋」把「瘋婆子」亂指揮、瞎丈夫步步錯的「洋相」呈現得淋漓盡致，有的觀衆笑得前仰後合，但我很不喜歡。這類民俗性質的表演，有精華、有糟粕，「瞎子揹瘋」拿殘障人開涮，格調不健康。多年前我寫過《醜媒婆可以休矣》一文，現在我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就是我們現在組織民俗表演，譬如跑旱船，應該刪除那男扮女裝、唇邊點着大黑痣、舉着長桿煙袋鍋、模仿三寸金蓮移動艱難、搖擺扭捏的醜媒婆一角。

話說三兒帶我到了老秦家，他家房子雖然改建過，正房裡有一間居然還保留着磚炕，北牆根還保留着一個大躺櫃，莫非那大躺櫃裡存着二勇？老秦見我急切地詢問，覺得好笑，那算啥稀奇玩意？早該扔了！帶我到東廂房堆雜物那間屋，從旮旯裡揪出一樣陳舊得不行的東西來，正是傀儡二勇！那兩位勇士的造型，是辮子盤在頭上，呀，該是晚清的遺物吧？老秦告訴我，那是他祖爺爺留下的，他爺爺還玩過，爲什麼能一直留下來？因爲在講究階級成分的時候，他家成分好，沒人來他家翻查，他們也幾次打算扔掉，但總沒徹底清理堆房，也就一直保存了下來。老秦說你喜歡這沒用的東西你儘管拿走。我想起城裡的一位朋友專愛搜集民俗舊物，就決定哪天帶他來拜訪老秦，收購了去。

但是後來我忙來忙去，沒顧上張羅這事。今年秋天帶着我那位朋友來到我鄉村書房溫榆齋所在村子，也沒麻煩三兒，直奔老秦家，唉，你猜怎麼着？老秦不在家，他媳婦告訴我們，那二勇已經被她拆了，鋪在狗窩裡了，那狗可是拉布拉多名貴品種，繁殖好了會有人一千兩千地拿錢來買！

我十分沮喪。倒是我那朋友頻頻勸解我。他說「二勇摔跤」挺有哲理內涵的。細想也眞是，人生、社會，說是雙方爭鬥，其實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較勁。要想跟人和諧，先得自己協調好自己。

記北京奧運會六首

□鄺龔子

二零零八年八月，北京主辦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匠心獨運，盛況空前。觀賞之際，隨心記焉。

笑語寬容怨暫拋
三江四海本同胞
嘉辰錦繡中華會
今古文明亮鳥巢

＊鳥巢：指舉行田徑賽之主運動場，因外形設計得名。

當年蘇美領風騷
此日鵬飛各比高
競技爭雄皆顯志
心凝體合是英豪

＊蘇美：指蘇聯及美國；前者於一九九一年解體。國家隊於一九八四年方獲首面金牌，二十四年後成績首次超越各國。

辛勤旦暮意相同
多少無名協事功
肩運五環思國任
黎民世代獻精忠

＊「無名」句：北京奧運會共動員志願工作者一百七十萬名，選自全國各地二千萬名申請者。

＊五環：奧運旗之標誌，象徵地球五大洲之共同精神。

艱難獨步向巔峰
那問春秋接夏冬
轉瞬得圓星際夢
漫天朱雀會青龍

＊青龍、朱雀：星宿名，為二十八宿中東方七宿及南方七宿之總稱。亦為古代傳說中祥瑞動物「四靈」之二。《三輔黃圖・未央宮》：「蒼龍、白虎、朱雀、元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

十載孤征總爲強
幾人金珮傲還鄉
一絃歡韻千番淚
水自東流鳥自翔

＊金珮：北京奧運會之獎牌，以金屬鑲玉而成。

＊「流……翔」：音諧「劉翔」，國家隊百一米跨欄選手，因傷未能衛冕。

繁華散盡豈蒼涼
歲月風煙不記傷
但識修身無止極
他朝夢醒更清揚

＊風煙：景象；風光。唐駱賓王《在江南贈宋五之問》詩：「風煙標迥秀，英靈信多美。」

展示施蟄存「西窗」的藝術魅力

——《老古董俱樂部——施蟄存譯文集》讀後

□華　風

「施蟄存先生是一位超越地域與文化界限的世紀文化人物。他視野開闊，思想現代，感覺敏銳，時刻走在時代的前面。」（楊迎平《永遠的現代——施蟄存論》）

施蟄存晚年曾自喻其一生的文筆生涯爲讀書界開了四扇窗戶：東窗爲古典文學與東方文化研究，南窗爲文學創作，西窗爲外國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北窗則爲金石碑刻文物的整理研究。

「四窗」成就輝煌，譯著車載斗量，尤以「西窗」爲最，逾千萬言。以往學術界對施蟄存從事翻譯文學事業的研究，較注重於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對奧利地心理分析小說家顯尼志勒作品的系統譯介，而他在四十年代的大量譯作卻很久以來被忽略。有鑒於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陳子善編選的《老古董俱樂部——施蟄存譯文集》。

本書所收各文大多爲施先生，在那烽火連天的年代裡最心賞最想翻譯的外國文學明珠。其中上編收錄中、短篇小說，下編收錄散文與散文詩。上編所收小說又大多爲歐洲諸小國的「弱小民族文學」作品。

施蟄存曾自言，最先使他對於歐洲諸小國的文學發生興趣的是周瘦鵑編的《歐美短篇小說叢刊》，其次是《小說月報》的「弱小民族文學專號」，再次是周作人編的《現代小說譯叢》。「這幾種書誌中所譯載的歐洲諸小國的小說，大都是篇幅極短，而強烈地表現着人生各方面的悲哀情緒。這些小說所給我的感動，比任何一個大國度的小說所給我的更大。」

本書上編首篇爲奧地利顯尼志勒的《自殺以前》，譯者《題記》指出：「全文皆爲主人公的內心獨白，沒有一句作者的描寫。此種表現方法，恐怕是顯氏的創造。後來英國作家詹姆士・喬藹斯著《攸里賽斯》亦用此文體，成爲一代傑作，不能不說是從顯氏作品中獲得的啓示。」

波蘭顯克微支《勝利者巴爾代克》的《譯者引言》謂，顯氏「不單是波蘭文學史上的一顆大星，而且還應得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據重要的一章。」而本篇則是有「最精緻的作品」。

本書上編還收錄了保加利亞的卡拉列舍夫、沛林，匈牙利的皮洛、育凱，南斯拉夫的維列卡諾維奇、克萊弗，捷克的瑪喀耳，猶太的俾萊支，瑞典的拉瑞列孚等名家各具特色的佳作。譯音謂「這十個短篇是我所最心賞的。我懷念着巴爾幹半島上的那些忠厚而貧苦的農民，我懷念着斯堪狄那維亞的那些生活在神秘的傳統與凜冽的北風中的小市民及漁人。我覺得距離雖遠，而人情卻宛然如一。」

下編中法國路易・斐爾特朗《雅士及其他》的八篇新型散文，爲散文詩的起源，其「句法非常簡練，文字非常秀麗，聲調節奏極美，充滿了抒情詩的委婉和韻味。至於其內容，則是多樣性的，不拘一格的。有抒情，有幻想，有感傷主義，而其現實意義則是對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諸國的舊社會現象、封建的民風世俗，予以尖銳的諷刺」。

作爲「散文詩」此種文字形式的創始人，斐爾特朗曾將他自稱的這類「散文小品」題作《浪漫的風俗畫》，在詩人諾第埃主持的文藝晚會上朗誦，並獲得著名文藝批評家聖伯符的高度讚揚。

裴爾特朗其後將這些「風俗畫」編成集子，題其書名爲《夜的狡獪》，於一八四二年印行問世，二十年後象徵主義詩人波特萊爾模仿此書寫成其名作《巴黎的憂鬱》。施蟄存選譯的八篇，則充分代表了《夜的狡獪》中幾種不同的風格與題材。

本書中《法國散文詩十篇》，收錄龐維爾、達爾尙、馬拉爾美、孟代思、韓波五家名作，此五人均爲十九世紀後期的著名詩人。

龐維爾爲巴爾那斯派詩人和理論家，其《天使》與《回憶》映現厭棄現實世界苦難的同一個主題，《玫瑰和百合》則以寓言來宣示該派「爲藝術而藝術」的觀點，說明不願藝術被庸俗地利用的宗旨。

馬拉爾美的《秋》、《冬》是象徵派散文詩的名作，《譯後記》指出其美麗的辭藻，沉哀的氣氛，眷戀於美好的往昔，絕望於醜惡的現象，「就作者的世界觀來說，這是頹廢沒落的文學；就作品意義來說，它宣示了時代的苦悶。」

《譯後記》還指出，韓波是象徵派的大詩人，他的詩人生活只有三年，從十六歲到十八歲。」他的兩卷散文詩《輝光集》與《地獄裡的一季》，「用字和構思都有怪異的獨創」，本書中從第二卷譯出的《閃電》、《晨》，「或者可以窺見詩人的靈魂深處。」

本書下編還收錄了黎巴嫩紀伯倫的《兩個嬰兒》，紀伯倫「曾被大雕刻家羅丹喻之爲現代的勃萊克。在歐洲與南美洲，也常被譽爲二十世紀的但丁，而在阿拉伯年輕詩人心目中，他卻是一位可愛的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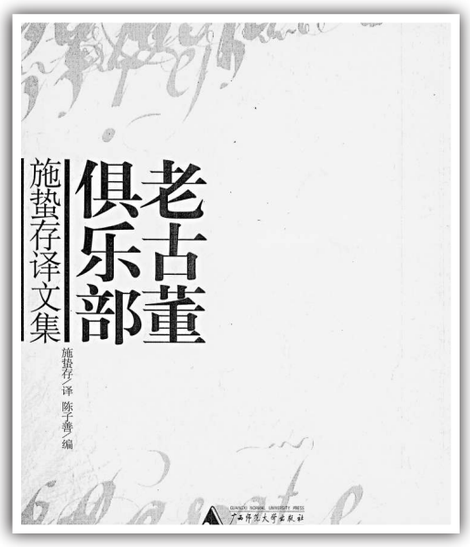
法國近代詩人古爾蒙素樸的散文詩，曾經給英美諸意象派詩人很多的影響。美國著名文藝評論家勒米遜在《近代法蘭西詩人》中說：「古爾蒙品性的特點乃是一種極端的微妙——心靈的微妙和感覺的微妙……他的詩是自呈給神經、給微細的感覺的。它是銳利、奇怪、慘白的處所，是很個性的一種音樂，確然總不脫去象徵派的韻律。」施蟄存說這也是對他所譯的《女體禮讚》的闡釋。

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二年春，一代文豪紀德在《費加羅報》闢《擬客座談錄》專欄，以假擬的訪問記式對話旁證博引，「有論小說的，有論詩的，有論修辭的，使讀者覺得法國與歐洲的文化，古代的和現代的，全都奔湊於著者的心中」，卻又隱涵着對德國侵略者和變節事敵者的嚴正斥責。

紀德苦心孤詣地「用這種種方法，逸過了文字檢查官的眼，在黑暗中把智慧的光明燭照着有良心的人民，使他們看得見一個目標，一個前途。」施先生譯的《擬客座談錄》有二篇收錄於本書。下篇中還收錄了俄國契訶夫《人生是快樂的》、英國亨特《談喝茶》、美國杜豈《新的神話》、法國雨果《復興法蘭西》等智慧散文。

施先生在他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的序言中說：「大量外文學的譯本，在中國讀者中間廣泛地傳布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使他們獲得新知識，改變世界觀，使他們相信，應該取鑒於西方文化，來挽救、改造封建落後的中國文化。」

這也是近現代以來前輩翻譯家的共同心願。施蟄存先生堅持不懈地終身從事翻譯事業，中國翻譯家協會於本世紀初授予其該會最高榮譽——「中國資深翻譯家」。本書也較充分地展示了施蟄存先生「西窗」的藝術魅力。



科・楚科夫斯基

日記選譯兼註釋

陳瑛璇　譯

1967年　2月21日

瑪麗雅・鮑里索夫娜①的忌日。她在十二年前的今天去世。米佳這會兒找我來了——晚上則是麗多奇卡來。她給我捎來阿赫瑪托娃一首絕妙的詩，詩大概是獻給以賽亞・伯林的：

你枉然地朝着我跑來。

置重病於度外，麗達仍忙於工作，編纂兒童詩選和弗利達日記。麗達的氣色很不好。

①瑪・鮑・楚科夫斯卡婭（1880—1955）本書作者的妻子。

3月3日

瑪申卡・斯洛尼姆來作客——和藹，非常可愛，純樸，多才多藝。

原來，《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談到麗達，她的中篇小說有着經典般的素淨，堪與《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和《安魂曲》媲美。坐下，大改《詩人與劊子手》。

譯者按：麗達，即楚科夫斯基的女兒、作家利基婭・楚科夫斯卡婭。她寫的小說《索尼婭・彼得諾夫娜》是有名的解凍文學之一，但似乎政治影響大於文學價值。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應數三卷本的《關於阿赫瑪托娃的札記》，《增刊》的揄揚未免溢美。

3月14日

塔尼婭。臉色蒼白，彷彿被撒上一層灰。不算反常。我給她看經改寫的《詩人與劊子手》——她代我撰寫註釋。寫信給一個美國人，他提議翻我的童話。我們寫道：它們是不能翻的。塔尼婭給我唸了一個審訊過程的速記記錄，一個心地純潔的年輕人，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信念，在律師作了他無罪的出色辯護之後，仍被判三年勞役，年輕人的名字好像叫豪斯托夫。

爲《詩人文庫》涅克拉索夫卷註釋而忙活，非常驚訝地發覺，捷普林斯基①幾乎一字不易地抄襲了我對《同時代人》的註釋以冒充自己。

①馬・溫・捷普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專家。

3月18日

昨亞西諾夫斯卡婭①來。舉止得體而溫文。整天爲《詩人與劊子手》而忙活，不顧一切地破壞了自己的文體。

①、安・維・亞西諾夫斯卡婭，蘇聯兒童文學出版社編輯。

3月24日

今天是麗達生日。六十年前我來到皇家宮殿，那兒下面有個電話亭，給產科醫院的格爾遜大夫掛了一個電話，知道添了一個女孩。後面站着伊・阿・布寧（站在短短的隊列中）。他獲悉我添了個女兒後，用冷冷的譏諷的語氣——向我祝賀。昨塔爾科夫斯基來，向在莫斯科的麗多奇卡表示祝賀。

譯者按：伊・阿・布寧（1870—1953）俄國傑出小說家，193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爲人古怪。

3月31日

紛紛揚揚，不曾停過的大雪。而我，彷彿是八十五歲時所該做的，因患腦危象而病倒床上，事緣與西蒙・德萊頓①一起研究第五卷。電報和賀信——一大堆，以索爾仁尼琴打梁贊發來的最令我感動。西馬與我在這兒的樓上度過了自己全部的餘暇——他聰明，親切，快樂。

①西蒙・德萊頓，蘇聯戲劇批評家。

4月1日

在每一封電報中，——在每一個長壽的祝詞後都藏着一句話：「我們知道，你快死了。」

畫家塗上圖書館的正面圖，而我躺在距它兩步之遙的——偏就不能欣賞。塔尼雅，柳莎，克拉克——都是我的朋友，就算死了，我也會爲她們感到幸福。

瑪麗雅烤熟了一個巨大的拿破侖餡餅。

安德羅尼科夫①刊出一篇關於我的隨筆《科爾內依・伊凡諾維奇》——言過其實，我稱這篇隨筆爲《席勒・莎士比亞洛維奇・歌德》，把它放進公文夾內，西馬在上面寫道:

「聲名狼藉。」

《新世界》刊出科尼娜回憶勃洛克的文章。麗達把她關於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的日記交給我。

①伊・魯・安德羅尼科夫，蘇聯作家，文藝學家。

利基婭・楚科夫斯卡婭

黃國彬題贈本

《琥珀光》《雪魂》

黃國彬懂數種外語，是詩人，他這輩子最愛的是詩，他送我這本《雪魂》已是他的第十一本詩集。他念書的七十年代，正是香港文社活躍的時代，他與朋友創辦詩刊《詩風》，一辦就是十五年，是香港最長壽的詩刊了。此刊不僅推動了香港的詩運，也聯絡大陸和台灣的詩人，起了交流的作用。

黃國彬熟悉中外詩歌傳統，兼收並蓄，對歷史、社會、藝術、人生的感悟都納入詩中，他的詩在我看來知性多於感性，剛性多於委婉，宏大甚至深遠的詩境是他的追求，但他又不乏精緻的小詩。因此他的詩即時的感應共鳴少於追索的趣味。他的喻象不落俗套，於簡樸淺白中出興味。如《接近五十》：

三十之前，覺得世界是你家，
進了裡面，就是主人，
可以任意布置每一件傢具。

到了四十，你開始懷疑
自己究竟是房客
還是房子的主人。

接近五十，你開始明白，
你對一切雖然戀戀不捨，
搬家之期一到，就要遷出。

從生活中走過來的人，自能從中有所感受。他的詩《聽陳蕾士的琴箏》，入選爲高中課文。

說他對詩情有獨鍾，他不但編、寫詩，爲翻譯但丁的《神曲》，他先向意大利神甫學意文，得到獎學金就跑到意大利進修意文，並研究《神曲》，立志從意大利文翻譯、出版中文版《神曲》，費時二十年終於如願。這也是他這位翻譯系教授的一次大實踐。

印象中，我與他接觸甚少，但他給我留下的是文質彬彬的印象。說起話來總是客客氣氣的，每次打電話向他約稿，他會說這個月事太多，不行，下個月吧，答應了就不失時的傳來。

他的詩和散文，我更愛讀他的散文。七八十年代他闖蕩於大陸山水之間，回來就寫了本遊記，書名好像是《三峽蜀道峨眉》，可能是那時香港出版的最早的大陸遊記。散文集《琥珀光》，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散文組冠軍。其寫「沙田七子」之思果、余光中、梁錫華，都形神兼備，各見性情。他還出版過翻譯論文集和中國古典文學論集，是個多面開花的詩人。

聽說他譯的《神曲》，大陸要出簡體版，這對譯者是個很大的安慰。但不知到底出了沒有？

（《作家題贈本》之三十五）